



詩語背後

側耳猶聞西水謠(下)

● 江鄰

「養兒不用教，西秀黔彭走一遭。」這句民諺流傳於上世紀七八十年代的涪陵地區。意指隸屬涪陵的西陽、秀山、黔江、彭水等武陵山區各縣，地處偏遠，交通閉塞，經濟落後，生活窮困，若要讓娃娃懂得什麼是吃苦耐勞，不用費心去教，只需讓他到這些地方去走一走就知道了。

重慶是1997年直轄的，在此之前，四川省通常分為川西、川東兩個片區。川西以成都為代表，川東以重慶為代表，都是人口稠密、經濟發達的大城市。成渝兩地之外則分佈着成片的落後地區，特別是有「外三州甘阿涼，內三州涪達萬」之稱的西部高原和東部山區，老少邊窮，遠近聞名。「涪」即涪陵地區，位於長江與烏江流域交匯地段，下轄十個縣。其中，烏江流域的西陽、秀山、黔江、彭水、武隆，統稱為「小河五縣」。1978年，在西陽師範學校和涪陵師範學校各辦了一個英語班，西師從小河五縣招生，涪師從其他五縣招生。

自涪陵溯烏江而上，水路經過武隆、彭水抵達西陽興隆鎮。所以，武隆和彭水的同學都先乘船到興隆，再轉車到西陽縣城。秀山和黔江的同學則走陸路，坐客車翻山越嶺到西陽。舟車勞頓自不必言，每年嚴冬時節還會有幾天因冰雪太大封路，如遇寒假，就不能按時回家。現在的渝東南地區，飛機、火車、高速公路四通八達，很難想像那時的交通狀況。而一些歷史悠久的古鎮，如秀山同學經過的龍潭鎮，黔江同學經過的濯水鎮，武隆彭水同學經過的興隆鎮，今天都被打造成星級旅遊勝地，對當年我們來說不過是漫漫求學路上的驛站。

我們黔江6名同學，只有1人來自縣城聯合鎮，其餘5人都來自鄉鎮。我的老家是一個名叫石會的山區小鎮，離縣城30公里，與彭水交界。到西師上學，是第一次離開這個小鎮，從此開啟了天南地北的人生之旅。

斗轉星移，若以可量化標準衡量，西師三年其實是自己人生履歷中最沒有存在感的一段歲月。上西師之前，在家鄉小鎮一直是聰明聽話的「別人家的孩子」，又是四兒妹中的大哥，家裏家外都被高看一眼。西師畢業後，相繼做過中學教師、期刊主編、學者、公務員，曾赴歐美多國遊學，從巴山蜀水到北京、香港，走北闡南，都有可圈可點之處。惟西師期間，如一棵無名小樹，悄然生長，默默地吸取時代的

雨露陽光。

從偏僻鄉鎮來到當時覺得十分繁華的縣城，面對一個個似乎比自己見過更多世面的同學，有些不知所措。社會交往根本談不上，文娛體育活動全面不行。唱歌跳舞聯歡，除了全班大合唱，印象中就沒有參加過其他節目。體育課要麼挨批評，要麼當看客，不管球類、跳箱、單雙槓，還是跑步投擲、跳高跳遠，沒有一項能達標，差點兒就因此畢不了業。

與女同學交往，更是一片空白。有沒有情竇初開的事呢？現在想來，對女孩子萌生好感是有的，但都是單向度無疾而終，像路邊的野草，誰也沒有在意它的呼吸。當然，荷爾蒙萌芽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，男生宿舍裏幾個人湊在一起如飢似渴讀手抄本的情景還歷歷在目，栩栩如生。這次同學聚會，有女同學說我那時很清高，一副很自信的樣子，不為周圍的人和事所動，全然生活在自己的世界裏。聽到這話，想像着當年那個踽踽獨行的少年，竟對他生出一份同情。

由於膽怯害羞，參加集體活動機會不多，最喜歡去的地方是閱覽室和圖書館。上世紀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，思想文化領域剛剛走出「文革」禁區，各種期刊如雨後春筍，或復刊，或創刊，令人目不暇接。對正處於求知欲強眼界初開階段、功課任務又不重的師範生來說，特別是像我這樣的鄉下孩子，以前哪見過這麼多的課外讀物呀，彷彿劉姥姥進了大觀園，豬八戒吃人參果，不管什麼內容，只顧囫圇吞棗，充分享受閱讀快感，幾乎每一本雜誌都沒有放過。

圖書館只是一間不大的屋子，想必藏書是很有限的，我幾乎借閱了所有能讀懂的新舊書籍。有時候實在找不到書借了，就去磨圖書管理員。管理員姓肖，是一個親切和善的老先生，我跟他混得很熟。有一次，我看見書架最高一格格子裏立着一本書脊發黃的舊書，執意要借閱。他看了看我，眼裏閃過一絲狡黠，問道：「真借？」我肯定地回答：「真借！」他又問：「說話算話？」我說：「說話算話！」於是，他一筆一劃地給我填了借閱手續，邊填邊用手捂着書名，然後把書遞給我，結果是一本高等數學。按規定，當天借的書不能當天還。我只好拿着這本「天書」，回宿舍當了枕頭，第二天再去換一本能看懂的書。



●1970年代四川省行政區劃圖。作者供圖

除了看書，看看電影也是我特別喜歡的活動。電影院與學校一牆之隔，每一齣新電影我都必看。當年看過的《追捕》、《流浪者》、《望鄉》、《啊，野麥嶺》、《小花》、《廬山戀》等，是心中永遠不可超越的經典，甚至成了人生的教科書。電影院同時是西陽縣川劇團所在地，凡上新戲我也有空就去看，不管演什麼。有次還開了個笑話，買戲票時見告示牌上寫着《梁山伯與祝英台》，我怕帶的錢不夠，問售票員：能不能只看一場，梁山伯也可以，祝英台也可以？也許是獨處多了，行事有些固執。不知是這個環境催生的個性，還是發掘出的天性，似乎總有一股不服輸的勁頭。一次，幾個同學放學後在校園後面山坡上玩打仗，我躲在深深的喀斯特溶洞裏，任憑對方怪叫恐嚇、手電筒晃、土坷垃扔，甚至用煙熏，就是不出來。等我最後走出溶洞，天已擦黑，其他人早就不知去向。有時與人鬥狠更是有股瘋勁兒，比如跟同學比賽吃鹽鹼和食油……

兩次長距離徒步印象深刻：一次從西陽到龍潭往返，共計100多公里；一次從西陽到黔江，半夜出發，一口氣走了133公里。兩次都在冬天，尤其是第二次，由於一處名「高坎子」的山路結冰，客車都已停開了。想想幾個少年，冰天雪地，眉頭凝着霜，嘴裏呼着氣，鞋上綁着防滑的草繩，或健步或小跑，何其英姿颯爽！

從今天回望，有些事情不可思議。體育本是自己的超級短板，如今我卻成了所謂運動達人，堅持游泳登山，敢跟一幫子三四十歲的後生拚體力。在不少聯歡活動中，我是娛樂性節目如竹竿舞、三句半的組織者，而且交誼舞跳得不錯。還機緣巧合，一度擔任中聯辦這種專司聯絡工作的機構的辦公廳主任。年屆天命，竟被領導認為有才氣有活力，調任青年工作部部長。在社交場合，也算清爽有趣不油膩，屬於那種受女性歡迎的「智慧與肌肉並重」型男人。這真不是「凡爾賽」，只是有些奇怪，那棵悄然生長的無名小樹，怎麼長成了今天這個樣子，其間經歷了怎樣的生命蝶變？

字裏行間

● 黃仲鳴

粵謳時代

上個世紀八九十年代，立志研究三及第文體史，搜羅了不少木魚南音粵謳的資料。我認為，晚清後香港的報刊流行粵語入文，和這些說唱文學不無關係，甚至受到深深影響。

記得那時的癡迷程度，也愛哼幾句，也會買一些CD來聽。那年耶誕，在珠江流域的露天食檔，有歌女和琴師逐拍演唱，朋友點了首粵語流行曲，那小妹居然唱得不錯。我一時興起，問懂唱南音或粵謳嗎？小妹一愕，琴師說：「好呀，《客途秋恨》如何？」這是名曲呀，在此之前的那個時代那個年頭，哪個粵人沒聽過？

樂音一起，小妹腔調一反清越，居然唱得哀怨，聽得我們擊節，鄰桌也側耳而聽。寒風陣陣，燈光暗暗，廚氣輕颺，那情那景，若干若干年後，仍留腦際。

當年已看了招子庸的《粵謳》，和珠海夢餘生的《新粵謳解心》，加上洗玉清的蒐集和考據，成為我重要的研究資料。也讓我聯想浮翩，在晚清的昏暗歲月中，珠江河上的花舫、沿岸的津肆，歌女暫歇，啟未唇於燈光閃閃中，唱出一片暫且安樂歡慰的日

子。如果沒有招子庸，這些謳歌又怎能流播出一條河流？

前些時，蒙朱少璋老兄惠贈他編輯的《粵謳采輯》，近又得睹歐陽覺亞、麥梅翹編著的《粵謳釋讀》；但文字本在手，誰還可唱？珠江河畔的小妹，於今何在？記得，她除了唱《客途秋恨》外，還唱了一首《除卻了阿九》，耳油也漏出來了。

編者說，《粵謳釋讀》內容按作者排列，同一作者的作品排列在一起。招子庸的《粵謳》排在第一部分，第二部分是香迷子的《再粵謳》，第三至第五部分是夢餘生（廖恩燾）的三本《新粵謳解心》，第六部分是從洗玉清著作裏選錄的部分，第七部分是從黃魯逸遺著中挑選的黃魯逸粵謳，第八部分是其他作者在報紙雜誌上零星發表過的作品。也選錄了幾首作為粵謳前身的南音。《嬉笑集》是用粵方言寫作的舊體詩，乍一讀感覺有點粗俗，但仔細品味，往往教人忍俊不禁，所以一併編入。

不過，我對廖恩燾《嬉笑集》的廣東詩，卻喜愛萬分，一點也不覺粗俗。

粵謳給我最深的印象，是由當初的旖旎風光一變而為憂心國事，哀嘆人間的苦況，到開始宣揚革命，更令我慷慨激昂。孫中山的同志鄭貫公極嗜此道，以這民間熟識的說唱文學，鼓起仁人志士摧毀滿清的統治。如他的《廣州灣》：

「痛定思痛，我個廣州灣不堪回首，珠淚偷彈。雖則土地無多，人亦有限，以算個通商良港，都係大漢慨河山。自從把租界劃與法人，我就知有後患，又有別人想着開埠呀，幾咁心煩。幾國都想分的杯羹，驚死手慢，好似群魚爭餌……」

鄭貫公還有一首《真正係苦》，遙想那時代，真的苦呀。讀粵謳，由香艷讀到苦時代、苦社會、苦人民，苦呀！其後的粵謳，已無「珠江氣」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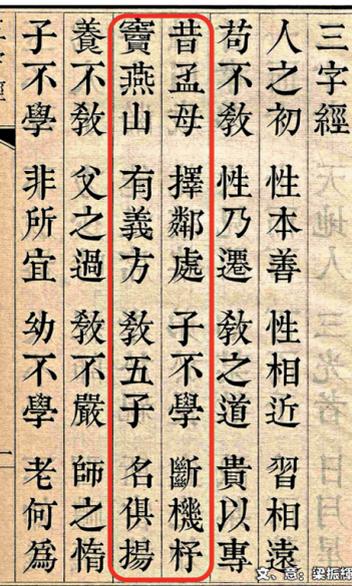


●粵謳經典作，已收此書中。作者供圖

民間文學 粵語講呢啲

● 梁振輝 香港資深出版人

廣東話打油詩《老竇真身》：老豆、老竇，還是兩個都不是？



嘩，呢個竇燕山係乜水呀？《三字經》都有佢份，孟母又話咗！

有返咗上下，廣東人點會叫老竇做「老竇」呀？

《粵語講呢啲》

廣東話打油詩《老竇的真身》：老豆、老竇，還是兩個都不是？

廣東人叫父親做「老豆」。現今大部分人認同「老豆」的正寫是「老竇」（「豆/竇」讀「dau6」），理據如下：

《三字經》有載：

竇燕山，有義方，教五子，名俱揚
竇禹鈞，五代後晉幽州（今天津市薊州區）人。幽州又稱燕山府，所以他也叫竇燕山。燕山，山脈名，位於河北省薊縣，自古是南北交通孔道。在古代與近代戰爭中，燕山佔有頗重要的軍事地位。「燕」有兩個讀音，其一、「讌宴」，如燕子、燕窩；其二、「煙」，如燕京、燕山。據此，「竇燕山」應讀作「竇煙山」，而非坊間流傳的「竇燕山」。「義方」指行事應有的規範；後多指「家教」——教子的正道。這幾句經文就是說竇燕山教子有方，五個兒子全都名聲遠播；歷來就有人據此認定「老竇」這個父親的稱呼是因後人推崇「竇」燕山而起的。

隨着互聯網興起，這個「老竇」為老爸正寫法的說法廣泛流傳，以致各大媒體也把「老竇」列作規範寫法，加上幾乎全部中文學者、粵語專家（自稱或由傳媒吹捧出來的）、專欄作家「跟紅頂白」（不查究竟的跟形勢走），這個講法遂成為出處。現在如你把我老爸寫作「老豆」，相信周圍總有人可或會指出這是錯誤的。對於一些正確的東西，如出現了相類一面倒的推崇形勢，可喜

可賀；很可惜，今次剛好相反，所推崇的竟然是錯誤東西。何出此言，理據如下：

廣東人也會叫父親做「老頭子」（北方人指丈夫），相對於北方人的「老頭兒」。有人把「老頭子」簡說成「老頭」（北方人指丈夫或老人）；為見人家把「老頭」理解作老漢，於是來個音轉：

頭/tau4；雙聲母→dau4；變調→豆/dau6

「老頭」便讀成「老豆」了。

如是者，不論「老豆」或「老竇」都是「老頭」的俗寫，亦即「豆」、「竇」都是借字；又「竇」字筆畫多，書作「老豆」較方便。

筆者這個說法非出自何經何典，亦非「執人口水尾」（拾人牙慧），而是本着「常理」，加上粵語用詞的形成多源自較大眾化的事物，即大都能理解的基礎上。導致這麼多人掉進這個錯誤的深淵裏，是竇燕山出現於《三字經》，加上「竇」的讀音吻合之故；而這也說明了以故事/典故作背景的論據多為穿鑿。其實筆者於2017年初已於本欄《老豆姓乜都唔知，阿媽都唔認得》提出相類觀點，以及過往也曾有數位文化人公開指出「老竇」源於「老頭」的說法；可惜礙於勢力薄弱和在「正不能勝邪」的扭曲思維下，「老竇」為正寫的錯誤說法仍屹立不倒。

執筆的前幾天，筆者與三位友人茶聚，言談間有人提到「老竇」才是老爸的本源，其餘二人也深表認同，且三人均表示曾看過相關的幾篇。及後筆者花了一番唇舌才把他們說服。這幾個人都是較年長的高級知識分子（博士、醫生、IT工程師），試問具如斯學歷與人生經驗的人亦一度支援這個錯誤講法，其他人怎樣想，不言而喻。在不欲看到此惡劣情況再延伸下去，筆者由中希望如下打油詩可對訛傳來個了結：

《老竇真身》

廣東人叫老豆，老豆成嚴何似豆；
竇燕山教子有方，老竇之名傳四方。
三字經納老竇，用以表揚佢成就；
有人樹住經中話，公布老豆就是他。
老竇即時變老豆，你唔咁笑笑你流；
老竇查實係老頭，一音之轉頭轉竇。
穿鑿附會揮灑成，誤導人們呢思維；
有樣學樣裝九九，干擾粵語呢傳承。
豆字既然也讀竇，毋須寫多筆畫畫；
老竇說俾頭公開，毋讓謬誤再延宕。

話說回來，《三字經》中除「人之初，性本善」廣為流行外，還有以下經常拿來責備部分不負責任的父親和老師的描述：

養不教，父之過；教不嚴，師之惰

筆者對前半認同不已，可對後半則有所保留。當年筆者執教鞭時，曾在早上提出：

不教嚴，師之惰；師不惰，誰之過

用意是不教老是說學生不好全都是老師的責任。

浮城誌

● 董國寶

晴雪時光

天空薄藍，晶透，像清澈的水。靜觀去，小道朗爽，萬象清瘦，田地像在休憩。樹上一片葉子也沒有，風也沒有來，空氣裏一片清涼和清新。四季裏，你喜歡長冬嗎？

清閒的冬，路上少有趕早的人。喧鬧的鳥，也不早起鬧枝條。到野外去，原野無遮障，一下子能把冬的心思猜個透。那清淺的綠，叢叢簇簇鋪滿田地和斜坡。沒結冰的河，歌在一角想心思。長堤最惹眼，它緩緩遲遲地伸過去，一道清影綿延在冬晨裏。小村莊裏，屋頂瓦片冒着涼氣，彎彎樹疏朗的斜枝直指天空。禁口不語的老牛不出圈，雞鴨鵝卻沉不住氣，倒是趕了個早。

太陽爬上來，東半邊一下子紅起來，樓頂、柏樹、褪盡濃艷的枯菊，望不到邊的田野，都染紅了臉。冬陽

初照，天地間有了一層薄暖，老人小孩出來閒步，躲冷的小鳥也一個個飛出來，在橫斜的枝杈間嘻嘻相歡。小城一角，樓房一側清寒逼人，另一側則灑灑霞光。七拐八轉的巷子裏，熟人相見打個招呼，沒張嘴就先鑽出一團白霧來。還不到正午，巷子仍冷如堅冰，陽光也只是走走停停，尚未邁開大步呢。僻靜的鄉村，房舍橫斜，樹梢高渺，村裏人在披了一層薄陽的院子裏幹粗活。有人掄斧，有人侍弄雞鴨鵝，沒誰會把冷暖放到心裏去。

太陽橫過高山頭，萬縷暖陽照下來，天地間冷涼裏有了暖意。正午時，碧空朗朗，閒雲淡淡，人群中閃動着若有如無的暖流。雖是冷冬，卻也適意。

午前晴朗，午後片片雲朵變成了滿天陰雲，眨眼間，天空竟下起雪粒

生活點滴

● 張武昌

爬樹趣事

小時候，我經常會去爬樹，如今憶起，心還有點悸悸。那時年齡小不懂得安全意識，許多活動都是危險性較高的。

故鄉小山村有很多比較大株的梅樹，以及其他果樹。每當果子成熟的時候，便會有商家前來收購。傍晚放學回家後，我便會提着一隻竹籃子，去拔兔子及豬吃的野菜。我一邊尋找野菜，一邊有意識地朝着那幾棵大梅樹的方向走，來到梅樹下，東找西尋，撿拾被風吹落的青梅。當天空開始慢慢變黑時，我東張西望，看看四周有沒有大人，倘若沒有就會迅速爬上梅樹偷摘青梅，然後賣給商販。

炎熱的夏天，村民在大樹下乘涼、聊天、唱歌、講故事，小孩子們則爬樹、捉迷藏、玩遊戲、各投所好，大家都使出渾身解數參與其中，其樂融融。

在物質匱乏的年代，整個小山村裏只有二三戶人家裏有電視機，當時電視正热播金庸名著改編的電視劇《射鵰英雄傳》。其中一戶在播放電視劇的時段，會向前往觀看的村民收取費用。小孩沒有太多的玩具，生活方式單調無趣，通常也沒有多餘的錢去看

電視劇。每天早上，大人們吃完早餐後，就會揸起農具走向田野忙農活。而小孩則三五成群聚在一起，除了捉迷藏、過家家之類便沒有什麼趣事可玩了，這些簡單的遊戲玩多了也就膩了。於是大家圍在一起，你看着我，我看着你，都不知道接下來要玩什麼，非常無聊。

上世紀八十年代初，大哥去香港定居，給我買了一架海鷗牌照相機。每逢不用上學的假期便會找尋特別景點拍照，留存美好記憶。村裏有一處叫「花園里」的自留地園區，在那有幾棵大梅樹、桃樹及李樹。有一年暑假，天氣炎熱，鳴蟬聒噪，我與同伴一起來到此處爬樹玩樂。在碩大的梅樹上，有我們似猴子的身影。樹上蟬鳴悠揚，我們陶醉在世外桃源的境界之中。此時，陣陣夏風吹來，儘管烈日當空，炎熱無比，我們坐在高高的樹杈上，那毫無慮的樣子，一點也不覺得熱，反倒覺得非常舒適涼快。當時想，要是天天能這樣，那該多好啊！可以得到無盡的享受。我們被這有趣的情景迷住了，哪怕已經明顯感到飢腸轆轆，也捨不得離開。就是這樣，我戀上了那幾棵樹，也愛上了爬

樹。這一下便上了癮，小雪花在狂風中越舞越急，滿天滿地都是紛飛的雪影，這白色的世界充滿了奇幻和遐思。

看這天氣，剛才還是笑臉，一轉身便漫捲飛雪。格子窗裏，紛紛的玉屑斜飛過來，後院的瘦竹林也罩在雪霧之中。先是細雪霏霏，又是雪蝶狂舞，許是久不降臨人間，愈降愈猛，路上連行人也不通了。積雪沉沉，壓彎了樹枝。厚雪鋪地，封住了田地。獨沒結冰的小河，一線灰黑。看去，天空霧濛濛，飛雪紛紛而降，天地被大雪埋沒了。入夜，雪勢不減，一整夜都是雪花勁舞。

次日雪霽，日出，晴雪似玉，真是一個晶亮的世界。一天裏又晴又雪，生活中這樣的日子多常見。人生便如此，若上心，冷寒和雪意都是景致。

爬樹雖然是美妙的，但也曾給我留下許多遺憾的事。有一次，我在爬樹時，不小心被一根樹杈刮破了衣服。那天晚上，母親發現後，一邊縫補一邊嘮叨：「你這個『小敗家』，就會給我添麻煩，以後再發生此事，可饒不了你！」母親嘴裏雖是這麼說，可每次我爬樹衣服被刮破時，她都會細心地給予縫補。

花園里的上方有一座倒塌了的舊學堂，據說在清朝時代，這裏的主人在南方經商，賣煙絲、土紙等賺了很多錢，為了讓村裏的小孩能夠接受更好的教育，在此建造了一座私塾學堂，聘請村裏有學識的人給小孩傳授知識。由此可見，此村的祖輩非常重視文化教育。「一方淨土培育出一批人才」，在祖輩崇文尚武的影響下，村裏人才輩出，年輕人敢於遠赴他鄉，開疆闢地，留下了一宗宗動人的故事。

時間過得真快，離開故鄉已經快40年了，眨眼中年已過。如今我生活在繁華的都市裏，每次經過路旁的大樹下，便會想起當年爬樹的事，這些趣事如今也只能在記憶中找尋。